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airiti Library

廚房治理、居家政治：《湯姆叔叔的小屋》與《美國女性的家》

Management of Kitchens, Politics of Domesticity: "Uncle Tom's Cabin" and "The American Woman's Home"

doi:10.6711/REAL.201312_(23).0003

英美文學評論, (23), 2013

作者/Author： 鄧秋蓉(Chiou-Rung Deng)

頁數/Page： 47-6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3/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11/REAL.201312_(23).00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最完整的學術整合查詢平台—華藝線上圖書館 ●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 Find more academic articles on Airiti Library

airiti

廚房治理、居家政治：
《湯姆叔叔的小屋》與《美國女性的家》♦

鄧秋蓉*

摘　要

本文將聚焦於《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與《美國女性的家》（*The American Woman's Home*）中的廚房，討論家庭小說（domestic fiction）與家務指南文學（domestic advice literature）中，居家（白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藉由廚房治理取得權威。論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回顧十九世紀家庭小說與家務指南產生的脈絡，包括居家意識型態的出現與公私領域的劃分；第二部分分析史托（Harriet Beecher Stowe）撰寫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中出現的三個廚房場景，其一經過白人教導而形成的黑奴廚房，其二為桂格（Quaker）教徒家中祥和、舒適與秩序井然的理想廚房，其三為南方紐奧爾良失序的廚房；史托藉由廚房場景，呈現日常生活中理家、持家的重要性，傳達居家空間的理想圖像，並暗示黑奴進入白人的居家空間中，需要被教導、規訓，秩序才得以維持；第三部分討論史托與其姐畢裘（Catharine Beecher）所撰寫的家務指南《美國女性的家》，這類的家務指南提供生活實踐的方針，也展現現代性與規訓功能；十九世紀女性藉由廚房治理、家庭管理，參與社會改革，並成為現代化歷程中不可忽視的行動者，尤其，家務指南強調系統化、效率、秩序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由此，家務指南不僅是規劃、管理居家空間，更規範生活於其中之人的行為舉止，甚至形塑人的身體。

關鍵詞：廚房治理、居家政治、權威、規訓、現代性

♦ 本文為 99 年度國科會計畫研究〈日常生活、現代性與國族：以《美國節省的主婦》與《美國女人的家》為例，談十九世紀居家建議文學〉（NSC99-2410-H-032-091）之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發表於第十八屆英美文學學術研討會，原題為〈失/秩序與規訓：史托夫人的廚房經濟〉，感謝與會教授陳淑卿老師提問與意見。此外，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與修改建議，在此一併感謝。

* 鄧秋蓉，淡江大學英文學系助理教授。

收到稿件：102 年 1 月 10 日｜接受刊登：102 年 11 月 9 日
《英美文學評論》23（2013）：47-68 ｜©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

airiti

Management of Kitchens, Politics of Domesticity: *Uncle Tom's Cabin* and *The American Woman's Home*

Chiou-rung De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kitchens in Harriet Beecher Stowe's *Uncle Tom's Cabin* and her domestic advice, *The American Woman's Home*, co-authored with Catharine Beecher, examining how nineteenth-century domestic (white) women achieved and performed authority in everyday life by managing the domestic space, in particular kitchens. First, the context in which nineteenth-century domestic novels and domestic advice literature emerged, along with the ideology of domesticit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rivate and public spheres, will be reviewed. The article will then discuss three kitchens depicted in Stowe's novel, *Uncle Tom's Cabin*, which are Aunt Chloe's cozy, well-disciplined kitchen, the peaceful, ideal kitchen organized by the Quaker, Rachel Halliday, and Dinah's disordered and malfunctioned kitchen in St. Claire's household. Implicit in Stowe's depictions of these three kitchens is the emphasis on the idea of systems and order,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 domestic white women, whose responsibility is to discipline not only the space of the kitchen but also the bodies working in the kitchen. Finally, critical attention will be drawn to Stowe's domestic advice, *The American Woman's Home* to explore how white domestic women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discipline and social reform by managing the kitchen and organizing the domestic space.

Keywords: management of kitchens, domestic politics, authority, discipline, modernit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Tamkang University.

airiti

西元 1851 年，史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寫作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開始於反奴隸運動之刊物《國家時代報》（*The National Era*）上連載，之後，集結成書，成為美國十九世紀最暢銷的小說之一，同時掀起一波反奴隸運動的高潮，甚至引發美國內戰；[1] 然而，《湯姆叔叔的小屋》不僅僅是一部反奴隸制度的小說，也是一部家庭小說（domestic fiction）之經典代表，透露十九世紀美國文化中女性所代表的價值與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這本反奴隸制度的小說也教導讀者居家治理的重要性。事實上，史托因忙於書寫《湯姆叔叔的小屋》，無法兼顧打理現實生活中各種家庭事務，而是史托的姊姊畢裘（Catharine Beecher），早在 1820 年代畢裘便已創辦第一所女子講堂（Hartford Female Seminary），倡議女性教育奠定國／家基礎的社會意義，而成為女性教育提倡者先驅。畢裘幫助分擔家庭勞務，打造一個舒適溫暖的家，包括添購必要的家俱、爐灶、裝置、地毯等等，如此史托才得以擺脫瑣碎又繁重的家務，專注於寫作（Sklar 233）。[2] 某個程度而言，《湯姆叔叔的小屋》生產的過程，結合了十九世紀美國文化與文學上兩位重要女性的分工，一方面是現實生活中的家庭勞務，另一方面是家庭小說中居家價值的闡揚，我們將分析焦點放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中居家空間的治理，不難發現其中的居家政治（politics of domesticity），包括更具體地瞭解居家與日常生活中的現代性，亦即新發明的使用、科學概念的應用，以及居家（白人）女性如何從居家治理中取得權威。

居家空間中最邊緣的廚房往往是家庭小說與家務指南文學（domestic advice literature）的重點之一，廚房的經營、維護、運用，也是居家（白人）女性是否成功之關鍵；然而，必須瞭解廚房並不被認為是十九世紀居家生活的中心，而是客廳（the

---

[1] 《湯姆叔叔的小屋》之暢銷讓史托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也讓當時美國林肯總統接見史托，讚譽其作品造成的影響力，說道：「妳就是那位掀起戰爭的女人!」關於此一軼事，以及史托寫作、出版《湯姆叔叔的小屋》之過程，見道格拉斯（Ann Douglas）為 Penguin 出版社 1981 年發行之《湯姆叔叔的小屋》所撰寫的序文。

[2] 除了撰寫畢裘傳記的歷史學者史克拉（Kathryn Kish Sklar）寫道畢裘如何幫助妹妹料理家務，亦可參考史托的書信，1850 年當丈夫接受 Bowdoin College 的教職，而史托必須獨自帶著小孩前往 Brunswick 定居時，幾封給親友的書信內容透露各種家庭勞務帶來的沈重壓力，而此時也正是史托撰寫《湯姆叔叔的小屋》的開始。見 *Life of Harriet Beecher Stowe*, *Compiled from Her Letters and Journals by Charles Edward Stowe*, 132-135。

airiti

parlor），[3] 研究美國十九世紀中產階級文化的歷史學家侯圖蕳（Karen Halttunen）認為客廳在居家空間中佔有重要、核心的地位，處於私密與公開之邊界，往內是親友生活互動的場域，往外是陌生人往來的社會，客廳成為中產階級各種禮儀規範形成之所在，包括如何穿著、如何與來訪者應對進退，社交儀式往往在客廳中展開（59-60）；另一方面，儘管廚房隱藏在居家角落深處，卻是居家（白人）女性參與公共領域的另一個管道，研究史托內戰之後的小說作品，學者馬琺蓮（Lisa Watt Macfarlane）特別指出，史托「打造的完美居家常常以廚房為中心[……]成為家庭關係與社區事務的交集之處」（273），廚房不只是廚房，在史托的小說裡「廚房是具有象徵意義的中心」，彷彿是「市鎮大廳、法庭、聖所、社交廳，人們聚集在那裡，卻沒有社會階層劃分」，[4] 但僅僅討論廚房的象徵意義，並不足以幫助我們瞭解廚房如何作為現代性展演的空間，如何成為居家女性權威施展之所；透過閱讀史托撰寫之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廚房，以及史托與畢裘合著的家務指南《美國女性的家》，我們將更具體瞭解廚房在居家政治中的意涵，十九世紀的居家政治如何提升家庭在整體國家／社會發展過程的地位與重要性，並且塑造白人女性宗教虔誠、情感傳遞的角色，而且更重要地，居家政治也賦予白人女性管理、規訓的權威，此權威與廚房的公共性息息相關，特別是廚房治理的技術往往展示著科學知識、現代發明。

一、家庭小說與家務指南

若要了解十九世紀女性書寫的定位與影響力，我們必須先回溯十九世紀前期美國文學中之女性書寫。這期間的女性作家，其作品往往歸類為「情感小說」（sentimental fiction）或「家庭小說」（domestic fiction），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在當時暢銷熱賣，卻不被認為是「嚴肅」文學，從未列入經典文學，而二十世紀早期評論家開始研究

[3] 畢裘認為「客廳」是居家女性發揮道德影響力的「文化講台」（cultural podium）（Sklar 137），此外，文學史家海得瑞克（Joan D. Hedrick）也提出十九世紀內戰之前「客廳」（parlor）、「印刷業」（press）與「講壇」（pulpit）具有同等影響力（279）。

[4] Dorothy Berkson, “Millennial Politics and the Feminine Fiction of Harriet Beecher Stowe,” qtd. inLisa Watt Macfarlane,, 273, n4.

airiti

女性作家之著作，亦認為女性書寫無關歷史思考、社會意識或文學美學創作，她們的作品被認為是瑣碎的，題材方面僅僅關注於家庭領域，如女性教養、道德、情感、婚姻與持家等等，與公領域（工作、資本主義商業化、政治等領域）無關（Nelson 41-42）。二十世紀八０年代開始，學者開始重新評估並檢視十九世紀女性書寫，其中最為知名的學者便是湯普金斯（Jane Tompkins），她提出藉由書寫情感小說或家庭小說，十九世紀女性作家進行了一場「文化工程」（cultural work），儘管十九世紀女性的活動通常侷限於家庭之內，但其影響力往往擴展至家庭之外，企圖影響讀者的信念或甚至改變讀者的行為（xi）；以《湯姆叔叔的小屋》為例，湯普金斯便認為史托掌握了十九世紀中期美國社會人們的信念與對事物的態度，才能使其作品發揮情感力量，而若要徹底理解作品產生的情感作用，必須將嵌入小說的社會文化脈絡納入考量，方能理解其中的「意義結構」（a structure of meanings, 127）。

的確，十九世紀初期女性書寫與公私領域的區分有著極大的關連，甚至可以說，女性書寫就是伴隨著十九世紀初期「居家意識型態」（ideology of domesticity）而興起。一般認為，居家意識型態將已婚女人限制於家庭，即私領域之中，形同一種負面的、強制的拘禁（Nelson 38-39），一如十九世紀法國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造訪美國時所觀察到的，女性在結婚之前，「父親的家是自由與快樂的所在，而婚後丈夫的家幾乎就像一個與世隔絕之處。」（731）然而，許多歷史學者與文學評論者開始出現不同的討論，探究居家意識型態興起之脈絡，並且發現其與工業化、資本主義商業化有著密切的關係，[5] 當家庭不再是生產的中心，女人不再擔負勞動力之時，家庭逐漸與工業製造、商業經濟、政治脫離，居家意識型態則賦予家庭另一重要的責任，宗教養成、美德與道德教養、個人情感堡壘，以對抗外在世界或公領域的競爭、貪婪與爾虞我詐，而這就成了女性的職責了，因此，當女性

[5] 關於女性書寫與十九世紀初期工業化、資本主義商業化之間的關連，道格拉斯（Ann Douglas）在《美國文化之陰柔化》（*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一書第二章有詳細討論，但值得注意的是，道格拉斯對於女性書寫成為十九世紀美國文化主流一事，抱持相當負面的看法，並引起女性主義學者的辯論，最重要的便是湯普金斯，認為女性書寫情感小說或家庭小說，發揮了重要的文化功能，見 *Sensational Designs: 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 1790-1860*，第五章。另外，關於居家意識型態興起於十八世紀末，與當時社會經濟背景之關連，見卡特（Nancy Cott）於 *The Bonds of Womanhoo*d 一書中亦多有著墨，見該書第二章“Domesticity”。

airiti

作家開始書寫之時，她們所呈現的便是自身關切的議題，被歸為私領域的事情。

然而，許多學者也開始討論公私領域的界線區分與性別化並非顛撲不破，儘管無法推翻公私領域的區隔，學者認為公私領域的劃分在十九世紀前期中產階級白人女性日常生活中，不是無法跨越的界線，柯爾柏（Linda Kerber）以「共和女性」（republican womanhood）或「共和母親」（republican mothers）一詞，來說明美國獨立之後到 1820 年代期間，此時的女性角色雖然框限於私領域之中，但做為家庭的守護者，教養下一代成為具有美德的公民，女性實質上也等同參與政治、社會等公領域的事務，以此觀之，「女性教育的重要性不僅僅是個人自主性與自我實踐，更重要的是女性教育使她們成為好太太、好媽媽，培育下一代公民。」（93）同時，文學評論者羅梅洛（Lora Romero）也提醒我們，十八世紀末期英國教育學家莫爾（Hannah More）提出居家意識型態之時，其論點是為了對抗父權，主張女性教育不只是增加其婚姻市場價值，而是重新界定女性內在特質，教育應促進女性理性判斷能力與知識，讓女性更適合妻子與母親的角色（“Domesticity and Fiction” 118-19）；[6] 也就是說，潛藏在居家意識型態背後的公私領域劃分，某個程度而言，反而提供女性發揮自我與影響力的空間。

談論十九世紀前期女性書寫，其中牽涉的公私領域劃分／跨越與居家意識型態等概念，家務指南提供另一個重要的切入點。研究十九世紀女性日常生活的歷史學者卡特（Nancy Cott）提到，1820 與 1830 年代，美國出版市場上出現大量關於母職、育兒、女性社會角色、女性教育與社交禮儀的書籍，提供女性建議與指引（63-64），而這一文類統稱為家務指南文學（domestic advice literature），[7] 作者多半是（但不限於）女性作家，且其中多位女性作家也寫小說或時論，成為文化界名人，如秋德（Lydia Maria Child）撰寫《美國節省的家庭主婦》（*The American Frugal Housewife*），薩菊克（Catharine Maria Sedgwick）著有《家》（*Home*）、西格妮（Lydia H. Sigourney）出版《給年輕女孩的信》（*Letters to Young Ladies*），以及當時女性雜誌主編海爾（Sarah

[6] 羅梅洛也提醒，雖然居家意識型態的起源是反抗父權的主張，但也不能因此稱之為女性主義，事實上仍然與女性政治、經濟與自我獨立等理念，相去甚遠 （118）。

[7] 關於理家／家政指南文學的興起背景，亦可參考 Glenna Matthews，*"Just a Housewife": The Rise & Fall of Domesticity in America*，第一章 “The Emergence of a New Ideology”。。

airiti

Hale）亦先後在其主編的《淑女雜誌》（*The Ladies Magazines*）與《古得利淑女雜誌》（*Godley's Lady's Book*）中撰文，提出其對於女性角色與家庭的看法。事實上，這一類的指南文學，並非十九世紀美國文學市場上特殊現象，十八世紀在英國便已出現類似指南文學的需求，根據學者阿姆斯壯（Nancy Armstrong）的研究，大量的書籍專為女性讀者所寫，內容關於行為舉止、禮儀等女性手冊，這類書籍提供女性新的訊息，教育女性如何成為一個好妻子，如何成為男性所慾望的女性類型，換言之，這類的書籍形塑一種適合結婚（marriageable）、可欲（desirable）的女性，也造就了英國新一代中產階級的興起（59-60）。

然而，十九世紀美國社會畢竟與英國不同，阿姆斯壯的觀察與評論並不能全然解釋美國十九世紀出現的指南文學所代表的意涵，如果說阿姆斯壯發現出版於英國的行為書籍（conduct books）「有種空洞感，缺乏對女性主體與外在客觀世界的真實描述」（60），那麼，美國的家務指南文學便著重實用性質，指導女性居家日常生活中各種實務的理家功夫，而女性主體便在理家功夫的勞務中顯現，亦即，具有知識、懂得如何理家，同時又能在務實的勞動中完成諸多任務，這樣的居家女性才能成為主掌一家生活的權威，又能貢獻一己之力讓社會更美好。換句話說，十九世紀美國家務指南文學強調的是女性如何在私領域扮演持家的角色，一旦女性恰如其份地發揮持家的功能，其影響力將擴及全國上下，的確，女性地位隨著居家意識型態的興起而逐漸受到重視，而居家空間也從日常生活物品的生產中心，如肥皂、麵包、培根、衣服等必需品的製造，提升而具有文化與情感意涵（Matthews 3-11），甚至，這個新的居家空間「具有一項最重要的特性，即整合個人生活目標與國家發展」（Sklar xii）；那麼，居家女性該如何治理與維護新的居家空間，使其意涵得以發揮，便成為女性書寫的重要議題。

接下來，本文從史托書寫的兩種文類—家庭小說與家務指南文學中，對於廚房的治理，更深入具體探討所謂的「文化工程」，其中涉及居家秩序的改造、日常生活發明、身體規訓、現代化等層面。事實上，史托所撰寫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裡便交織著家務建議，若是將史托與其姐畢裘合著並於 1869 年出版的家務指南文學

airiti

《美國女性的家》（*The American Woman's Home*）[8] 與小說文本並置閱讀，我們將清楚的發現兩部作品，皆強調居家空間的系統與秩序，特別是關於廚房的治理，並且透過有秩序、系統的廚房治理，傳達三個面向的意義，其一如學者布洛黑德（Richard H. Brodhead）所言，將家庭變成一個「規訓的場景」（90），而此一規訓的場景中，女性的權威得到施展的空間；其二，顛覆傳統上日常生活被視為女人、再生產、照顧養護的場域，一個單調、空洞、無聊的領域，存在於歷史與變革之外，無法融入真實的現代性（Felski 17-19），相反地，為了達成系統和秩序的管理，現代化發明不斷地出現在小說與家務指南中的日常生活；其三，族群他者在廚房與居家空間的角色，正好成為持家的白人女性發揮女主人馴化的功能，導正攪亂居家生活空間的他者，使其適合存在於美國女性的家；正如凱普倫（Amy Kaplan）指出，美國十九世紀的居家意識型態與帝國主義實為一體，都企圖馴服族群他者，而其中女性的工作便在於「形成內在團結，以促使美國往外擴張，囊括整個世界，而向外擴張的同時也鞏固國內的女性領域，有助於建立女性的主體位置與行動力」（189）。

二、《湯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廚房秩／失序

儘管文筆好，史托早年一直扮演居家女性的角色，照顧小孩、打理家庭，之所以開始撰寫《湯姆叔叔的小屋》，起因於 1850 年國會通過的「逃奴法案」（The Fugitive Slave Law），要求北方州政府與民眾必須協助逮捕並送回逃脫的南方奴隸，這項條款激怒了虔誠基督徒的良知；[9] 除了抗議奴隸制度，《湯姆叔叔的小屋》從一開始便是

---

[8] 史托與姊姊畢裘都著力於家務指南文學，首先 1841 年畢裘便已出版其第一部家務指南文學作品 *A Treatise on Domestic Economy for the Use of Young Ladies at Home and at School*，並隨著該書逐年再版，成為此一文類的權威代表，而史托在《湯姆叔叔的小屋》成為暢銷書籍之後，1860 年代開始撰寫有關家務指南專欄文章，並刊載於 *Atlantic*，文章集結成書，1865 年出版題為 *House and Home Papers*（Boston: Ticknor and Fields），之後，兩人合作修改畢裘第一部家務指南 *Treatise*，並納入史托的文章，於 1869 年聯名出版《美國女性的家》，而經過《湯姆叔叔的小屋》之後，史托成為全國家喻戶曉的名字，讓家務指南作品《美國女性的家》更具知名度與權威性。此外，1820 年代畢裘創辦第一所女子講堂（Hartford Female Seminary），倡議女性教育奠定國／家基礎的社會意義，而成為女性教育提倡者先驅。

[9] 條文通過之後，多位史托的家族親友紛紛表達憤怒，身為牧師的父兄在教堂講壇上提出該條文的

airiti

一部教導持家、理家的家庭小說，一再強調女性在家庭裡的責任，[10] 例如，小說一開始，湯姆的主人謝爾比（Mr. Shelby），之所以決定賣掉忠心耿耿的黑奴，原因在於男主人生意失敗資金週轉不靈，而此時，女主人謝爾比太太（Mrs. Shelby）便成為堅守宗教信仰與家庭倫理的一方，質疑男性的商場競爭，犧牲掉了宗教教誨與家庭和諧，雖然居家的女性並不能完全抵抗外在世界對家庭的侵略，但小說所標示的意識型態是清楚而明白的，即女人職責在於捍衛宗教信仰與家庭倫理。

湯姆的主人家雖然是典型擁有奴隸的南方莊園家庭，但女主人謝爾比太太堅持居家價值與信念，儘管擁有黑奴讓她良心不安，但居家意識型態提供另一個處理奴隸問題的角度，謝爾比太太將黑奴視為一家人，負責奴隸們宗教信仰、教導女性奴隸家庭價值等等，於是，在這莊園的黑奴如湯姆，信仰虔誠，就在莊園的角落有個屬於自己的小屋，妻子勤奮持家，兒女開心的生活，而服侍女主人的黑白混血女奴依莉莎虔誠、恭敬，擁有女性所應該有的美好德行，同時，也有一個自己的家庭，孩子與丈夫，儘管都是屬於主人財產的一部份。簡而言之，當奴隸制度尚無法取消之時，史托認為，身為一家之女主人，所能做且應該做的事情，便是教導奴隸們正確的宗教生活與家庭倫理秩序。然而，另一方面，史托更清楚的知道，縱使女人傳遞的宗教信仰與家庭倫理秩序，可用以抵抗外在世界的貪婪、多變、競爭，但事實上，公私領域之間的競爭中，私領域往往成為犧牲的一方，如同謝爾比太太亟欲為奴隸建立的美好家園，然而一旦男主人生意失敗，奴隸們無可避免再度成為買賣的商品，宗教信仰與家庭價值也隨之崩潰。

的確，《湯姆叔叔的小屋》充分展現美國內戰前公私領域清楚劃分之下的居家意識型態，凸顯女人的角色與職責佔有重要的位置；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日常生活的居家活動、空間之中，史托著墨最深的是廚房。以下本文將逐一討論小說中史托

不義，而私底下，史托的嫂嫂 Mrs. Edward Beecher 寫信鼓勵她拿起筆寫東西，「讓全國感受到奴隸制度是多麼可怕的事」，見 *Life of Harriet Beecher Stowe*，145。

[10] 事實上，對史托而言，反奴隸制度與捍衛家庭是一體兩面，在 1853 年出版的《開啟湯姆叔叔的小屋》（*The Key to Uncle Tom's Cabin*）一書中，史托提到「奴隸制度帶來的種種弊病，最令人憤慨，令人無法漠視的，就是對家庭的破壞。」（257）；評論家布朗（Gillian Brown）也提到，史托能夠成功地號召美國的母親共同抵制奴隸制度，便在於她「將廢除奴隸制度轉化為十九世紀家庭價值的捍衛之役」（16）。

airiti

所描述的三個廚房場景，並且提出，廚房的重要性在於這個空間所代表的秩序與溫暖，而秩序與溫暖的前提是一個信仰虔誠、德行良善的白人女性，特別是在奴隸制度之下，廚房被歸為黑奴活動之處，秩序與溫暖最容易遭到破壞，也因此，史托的小說隱含的訊息是，白人女性是廚房秩序與溫暖的關鍵。

第一個廚房場景出現在湯姆的小屋裡，其中的秩序、祥和與滿足，代表謝爾比太太作為一個有良知的女主人對奴隸的照顧與教誨，教導奴隸們如何建立自己的家。小說開端便是男主人謝爾比先生與奴隸販子進行奴隸交易的討價還價，但沒多久到了第四章，作者便引領讀者進入湯姆的居家空間，敘事的焦點首先關注小花園裡各種盛開的花朵，出自湯姆的妻子克洛伊（Aunt Chloe）細心照料，作者提到燦爛的花朵是「克洛伊嬸嬸心中的喜悅與驕傲」（66），[11] 如此的片段令人難以想像這是奴隸的居所，但作者刻意描繪居家環境的美，不論階級與種族，皆有可能成就並擁有，儘管現實生活裡奴隸並沒有任何擁有權。進入屋內，映入眼簾的是準備晚餐的克洛伊，僅僅只是小屋裡的角落，卻充滿秩序感，晚餐即將準備完畢，克洛伊隨即進行清理，保持空間井然有序，對於克洛伊個人的描繪也顯示人與空間全然融合成一體，空間飄散著克洛伊燉煮撫慰人心的食物氣味，而身材略胖的克洛伊散發滿足、知足的神情；離開廚房一角，作者引導我們來到湯姆的身邊，湯姆正聚精會神學習寫字，身邊是小主人喬治・謝爾比；身為奴隸，湯姆與妻兒的居家生活空間當然不可能寬敞，然而，原本客廳、廚房、臥室之間毫無區隔，但在作者的描述之下，呈現出不同的空間感，如此的圖像，在在顯示湯姆原本生活在一個人性化的莊園，儘管這莊園無法摒棄非人性化的奴隸制度。

湯姆的小屋裡簡短的廚房片段是讀者看到的第一個奴隸日常生活的場景，雖然篇幅不長，卻令人印象深刻，對照小說開端的前三章，這個場景代表兩個意義，其一，相較於小說開始直接進入男主人因生意失敗，即將販賣黑奴，因此為莊園帶來一陣騷動，湯姆的小屋裡克洛伊嬸嬸所主導的廚房給予讀者安定與溫暖之感，外在的混亂對比屋裡的秩序、祥和與滿足；其二，作者史托雖未明說，但湯姆的小屋能

[11] 所有引自《湯姆叔叔的小屋》的文字片段，皆根據 1986 年 Penguin 出版社之英文版本，由筆者自行翻譯，並於括弧中標示頁碼。

airiti

夠如此存在，歸功於莊園女主人的教導，如同作者所描述，謝爾比太太「秉持崇高道德與宗教情感與原則，並且極盡所能實踐這些原則[……]，雖然她的丈夫並非宗教虔誠的人[……]，但給予妻子無限的權力，善待、教導黑奴，使他們成為更好的人」（52-53）。換句話說，湯姆小屋裡的廚房場景所欲彰顯的並非黑奴克洛伊個人的理家能力，而是白人女性的所能發揮的德行與責任。

第二個廚房場景則出現在桂格教徒哈樂戴（the Hallidays）的家裡，這個桂格教徒家庭亦是「地下鐵路」（underground railroad）的中繼站，協助黑奴逃脫奴隸制度、前往北方的秘密網絡之一；黑白混血的女奴依莉莎（Eliza）面臨即將被主人謝爾比販賣的命運，帶著年幼兒子哈利（Harry）連夜逃離，先來到參議員家的廚房，隨後被送往協助黑奴的桂格教徒哈樂戴（the Hallidays）家裡。在進入桂格教徒家中廚房一景之前，必須先說明的是，依莉莎意外地來到參議員家裡廚房，首先發現她的也是參議員家中兩位黑奴僕人，老庫喬（Old Cudjoe）與荻娜嬸嬸（Aunt Dinah），直接說明了廚房幾乎就是黑奴生活、工作的空間，但廚房仍舊隸屬於白人女性掌控之所在，也可以說，廚房不僅是性別化的空間，即女人活動工作之場所，也是種族化的空間，奴隸制度尚未廢除之前是如此，奴隸制度廢除後亦然。回到小說第十三章，參議員將依莉莎送往協助黑奴的桂格教徒家中，章節一開始，作者便如此描繪這個慈善的地方，「一幅安詳的場景就在我們面前展開，一個寬敞、油刷一致的**廚房**，黃色的地板光亮而滑順，沒有一絲灰塵，一個乾淨黝黑的爐子，一排排光亮的錫桶，彷彿告訴我們裡頭有許多不可告人、讓人食指大動的好東西[……]」（214；強調係筆者所加），接著，敘事的焦點轉向婦人瑞秋・哈樂戴（Rachel Halliday），她的手中正在挑選桃子乾，臉上散發光芒，如同簡短的廚房片段呈現的祥和氣氛，坐在搖椅上的瑞秋也和廚房的空間融合為一體，代表母親般的慈愛、家庭的核心。

逃離主人的掌控之後，依莉莎的丈夫喬治・哈利司（George Harris）同樣來到桂格教徒哈樂戴家，並且在哈樂戴家中的廚房裡與妻兒重逢，喬治與依莉莎從來不曾擁有自己的家庭，而在桂格教徒的廚房裡，輕鬆愉快的氣氛，充滿秩序且溫暖的感受，引起內心渴望，在這裡喬治與依莉莎看見的場景：兒女分工準備早餐，母親溫柔而安靜的做糕餅，「發散一種陽光般的光芒，照耀這進行中的一切[……]。在這

airiti

廚房裡，所有的活動是如此友善，如此安詳，如此和諧」（222-23），原本不相信上帝的黑奴喬治見到如此的景象，內心開始瞭解，「這就是家，家，一個他從不知何物的字眼；對上帝的信仰、對神旨的信任，開始籠罩他的心[……]，而幽暗的、憤世嫉俗、無神論的各種懷疑、強烈的絕望感，也隨之消散」（224）。由此片段可窺見，在作者史托對居家日常生活的描繪裡，雖然廚房裡進行的事務與活動未必佔據小說敘事很大篇幅，卻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特別是，這個廚房必須要有一個溫柔、慈愛的女主人，才能使原本繁瑣、雜亂的日常活動空間顯得秩序井然且溫暖，桂格教徒家庭裡的廚房便是一個最佳的範例。[12]

第三個廚房的場景，剛好成為前兩個廚房的對照版本，一個由黑奴主導、缺乏妥善管理、無法有秩序運作、沒有任何溫暖的廚房，其背後最重要的差別是，白人女主人未能擔負居家責任。第三個廚房出現在南方紐奧爾良、湯姆的新主人家裡，這個南方家庭即將由男主人聖克雷爾（St. Clare）的表姊歐菲莉雅（Miss Ophelia）掌管，歐菲莉雅並非南方人，而是來自北方新英格蘭地區；聖克雷爾並不缺女主人，但他的妻子無法理家，為了避免對南方的偏見，作者史托先說明了，「南方和北方都有許多女性善於管理、教導僕人，不需嚴詞便能夠輕鬆地讓家裡個個成員聽命指揮，形成和諧又有系統的秩序。一如我們已經描述的謝爾比太太」（308-309），接著，作者繼續描述聖克雷爾的妻子「並不是這樣的女主人，她的母親也不是，而是慵懶、不成熟、沒系統且揮霍無度的人，她所訓練出來的僕人很難不像她一樣，儘管清楚向歐菲莉雅描述家中混亂的景況，她卻不知道真正的原因」（309），簡單的說，作者明白表示，一個缺乏秩序的廚房，背後一定是一位失能的家庭主婦。

來到南方家庭的第一個早晨，歐菲莉雅察看儲藏室、瓷器櫃、地下室，接著來到廚房，作者首先描繪給讀者的，並非廚房這個空間，而是掌管廚房的人—女黑奴荻娜（Dinah），如作者所言，荻娜與湯姆的妻子克洛伊截然不同，「克洛伊嬸嬸訓練有素、有方法步驟，其活動帶有一種秩序感的居家節奏，而荻娜是個自學而成的天

[12] 學者布朗（Gillian Brown）認為桂格教徒家中的廚房是史托心中最為理想的廚房，充滿母愛，且能夠對抗父權、奴隸制度、資本主義，參考 *Domestic Individualism*，24-25。而將理想廚房與家務指南並置，有別於布朗的論點，本文欲凸顯的重點則在於，理想廚房之背後其實是廚房治理技術，特別是其中所呈現的現代性與居家白人女性的權威。

airiti

才[……]，但難以馴服」（310），再一次地，作者強調，廚房裡工作的女黑奴需要訓練，廚房裡的秩序才可能出現。而敘事的此時，荻娜正坐在廚房地上，抽著煙，周圍是其他僕人，正剝豆子、削馬鈴薯、拔雞毛，散亂的人手與事物，簡而言之，毫無章法；不僅如此，廚房仍舊使用老舊生火的爐子（fireplace），荻娜無論如何也不聽主人的意見，不肯更換為現代化煮菜爐（cook-stove）。

檢視荻娜的廚房，歐菲莉雅發現的是，欠缺分類因而造成混亂，例如，歐菲莉雅打開一組抽屜並問道：「這抽屜放什麼呢？」，荻娜則答曰，「任何東西，只要方便就好」（312），接著，歐菲莉雅從抽屜裡挖出零郎滿目的物品，各式各樣、髒的乾淨的、吃的用的。缺乏指導，黑奴荻娜的廚房是一個完全失序的廚房，而白人女性歐菲莉雅以敏捷俐落的動作，著手將一切混亂的物品整理並歸位，的確，系統、秩序是歐菲莉雅所要求的。

女黑奴荻娜與來自北方的白人女性歐菲莉雅，兩者之間的差異是，前者隨心所欲、缺乏訓練，因而造成失序，後者則代表嚴謹的系統化、秩序的建立；但不僅僅是如此，文學評論者布朗（Gillian Brown）認為，兩者之間的差異正顯示史托的居家政治（domestic politics），其隱含的意義是，公領域的市場與工作已經入侵家庭，奴隸制度的存在使得廚房—即一個家庭秩序與溫暖的核心—成為一場災難，「荻娜混亂的廚房意味著家與市場的差異正逐漸消融，因此，史托的廚房政治中，廢除奴隸制度，也就意味著去除女性領域多變、不穩定、缺乏安全感的痕跡與提醒」（16），布朗的評論清楚掌握史托抗議奴隸制度的策略，亦即透過混亂的廚房隱喻奴隸制度／黑奴買賣／市場／工作帶來家庭混亂；然而，若只注意到居家私領域遭到入侵而失序且無助，可能忽略了居家白人女性所掌握的權力，事實上，當公／私領域劃分一旦形成，便已預視劃分的界線可能受到僭越，作為私領域的居家空間，從一開始就無法、也不可能與市場／工作等公領域清楚切割，在此情況，居家女性又該如何發揮理家的功夫？換句話說，縱使奴隸買賣的公領域事務入侵家庭，使得黑奴進入家庭工作，並因此造成女主人無法掌控的脫序與混亂，這並非無解的女性困境，反而成為（白人）女性發揮自我的重要契機，特別是，將荻娜的廚房與前述克洛伊的廚房相互比較，便發現其中隱藏的白人女性角色，也就是說，無論是黑奴搞亂的廚房

airiti

或是黑奴治理得宜的廚房，都少不了白人女性著手改善日常居家環境的機會，簡言之，廚房就是白人女性得以進行改造與規訓他者（黑奴）的空間。

儘管荻娜的廚房佔據小說篇幅並不長，卻凸顯新英格蘭白人女性的規訓角色，以及黑奴難以管控的習慣與身體，的確，若不以秩序、系統的要求來檢視荻娜的廚房管理技術，將發現荻娜代表另一種身體的可能，不被空間束縛，甚至相反的，能夠在侷促的空間裡，自由活動，物品與其身體皆有一種偶然性與多樣性；然而這樣的身體在持家的白人女性眼中，便是混亂，而針對這般混亂，史托與畢裘合著的家務指南《美國女性的家》提出具體且專業的指導，但對於難以規訓的黑奴，幾乎直接略過不談，黑奴的身體便以空缺的方式存在於家務指南文學中。

三、家務指南中的居家政治與現代性

某個程度而言，在工業取代了自給自足的農業、手工業社會之時，在資本主義興起的年代裡，在人口逐漸往城市聚集的流動之中，十九世紀的家務指南文學取代母親傳承女兒各種理家技能的傳統，發揮重要的女性教育功能，甚至逐漸演變成為一門學問，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家政（home economics）學門成立的起始。[13] 而另一方面，家務指南文學作為一種理家的學問，擔負女性教育的職責，事實上牽涉身體治理的技術，控制、管理人們的「身體、健康、維生模式與居住樣態」，成為「國家人口素質、國力發展的一種策略」，[14] 換句話說，作為私領域的居家空間與身體政治、國家治理密不可分，也因此造就居家女性的權威與主體性（Romero 1997: 78），[15] 更進一步，將發現特別是藉由系統、秩序建立，吸收最新科技，以及規訓居家空間中的身體，尤其是族群他者的身體，居家女性得以展現其權威與行動的主體性。

在《美國女性的家》的引言裡，作者便開宗明義表示，家庭勞務不受尊重，甚

---

[13] 關於家務指南文學與家政學門的關連，見 Glenna Matthews，*"Just a Housewife": The Rise & Fall of Domesticity in America*，第六章"The Housewife and the Home Economist"。

[14] Jacques Donzelot,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 6-7, 引自羅梅洛（Lora Romero），*Home Fronts*，頁 72。

[15] 參考羅梅洛所引用傅柯身體政治（bio-politics）概念而進行的討論，其中闡述家務指南文學與父權之間的依附與抗拒關係，居家女性既得到父權的授權，也同時抵抗父權，詳見頁 72-78。

airiti

至被視為奴役的勞動，原因在於專業訓練之缺乏，而該書之寫作目的便在於提供女性持家專業訓練，如同男性在法律、醫學、神職領域的專業養成一般（19），[16] 換句話說，作者強調持家必須成為一種專業，其中便隱含權威與公共性，由此，私領域的居家女性，從一個缺乏訓練的家庭勞動者，一躍成為與公領域男性專業人士並駕齊驅；甚至，作者將家庭勞務的各種實踐方法提升為一種知識，一個研究的領域，事實上，學者麥修（Kathleen McHugh）認為史托與畢裘所進行的居家勞務書寫，便是一種論述機制，將瑣碎的、實務性的持家勞動標準化並合法化成為一門知識、學問，去除家務勞動、實踐的偶然性與多樣性（contingency and multiplicity）（36），一旦成為一種專業、知識、學問，也更加強調教育與訓練之必要，而以教育為目標的家務指南文學，便成為必要的書寫。

家務指南文學之書寫目的，在於將家務轉化為專業與知識，因此作者首要任務便是將居家個個層面系統化、秩序化，幾乎可以說，系統與秩序貫穿作者的家務指南。[17] 持家女性往往被瑣碎繁重的家庭勞務壓得無法喘息，甚至賠上了健康，其中最核心的原因便是不懂系統化、秩序化地管理居家日常生活，因此，《美國女性的家》第十七章題為「系統與秩序的習慣」（“Habits of System and Order”），特別強調日常生活的系統與秩序；書中說明女性持家的工作內容繁雜、多樣，也因此系統與秩序的習慣格外重要（167-168），而所謂系統與秩序的習慣之養成，包括使用空間與時間的方式（170），空間的使用系統化、秩序化，便能促使時間的使用效率化，更具體而言，這系統與秩序的習慣牽涉日常生活中的物件與空間的關係，依照物件的特質與使用的方便性一一歸位，也就形成一種秩序，舉例來說，作者建議一個大櫃子可以分為數格，一格放置各種洗衣物品，另一格則放置燙衣服的工具與物品，再另一格放置縫補衣物的東西，按照顏色、材質等分門別類，一目了然，於是每個物品「都能歸位、有其適當的位置」（172）；另一個例子則是一種掛壁的收納袋，取代抽屜與置物箱，用來放置各種分門別類之後的瑣碎物品，作者示範收藏縫製衣服的材

[16] 引自《美國女性的家》的文字片段，皆根據 2004 年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重新發行之版本，由筆者自行翻譯，並於括弧中附上頁碼。

[17] 參考布朗（Gillian Brown）的著作 *Domestic Individualism* 中，對於畢裘家務指南作品 *A Treatise* 的閱讀，頁 18-20。

airiti

料，如不同粗細的縫線、不同顏色或種類的布料（棉質、絲質、麻質），作者寫道，「如此系統的安排可節省時間，去除麻煩」，收納袋將繁複的各種物件轉化為一種秩序（38-39）；此外，廚房物件與空間的秩序亦是居家管理的重點，書中介紹一組相當現代化的廚具，清洗槽、壁上置物架、各種食材儲藏桶、煮食的器具，井然有序排列一起，有效運用空間，並且節省烹飪時來回走動、拿取物品的勞力與時間（35）。

論及史托與畢裘所強調的系統與秩序，學者麥修進一步指出，家務指南書寫中，對空間的掌控是一種獨特的空間規訓（disciplining of space），雖然類似傅柯（Michel Foucault）討論的學校、教會等空間，但空間與主體之間的關連，卻大不相同，女性身體與其居家空間的關連是獨一無二的，且賦有權威（45），空間如何安排、物件如何安置都依賴著持家女人的選擇與判斷；甚至，更進一步，除了空間與物件的分門別類、歸位之外，持家的女人也需要對家庭成員進行規訓的功夫，例如同樣是討論系統與秩序問題的章節，作者提到，必須賦予家庭成員「規律的工作」（172），無論年紀多大的孩子，都可以養成「習慣，即有系統的進行、完成工作」（174），亦即訓練身體的勞動，使其去除不必要的拖延，或沒效率、多餘的動作；由此可見，掌握空間，持家女人必須嚴謹管理物件，規訓成員的身體勞動，方能形成系統與秩序。

在家務指南的書寫中，廚房的管理是一項重要的主題；一個理想的居家空間中，根據作者設想，雖然廚房被安排在看不見的角落，卻與現代化科學、知識、居家女性權威息息相關。說明廚房在一個健康的居家空間中扮演的角色時，作者先從人體內部心肺、呼吸器官說起，藉由圖解，說明心肺功能的醫學知識，同時不忘引用聖經，「人們因缺乏知識而消亡」，以此強調居家女性務必彌補知識的缺乏（42），作者將廚房在居家空間中的地位類比為人體心肺功能，關係著室內空氣流通與否，而室內空氣流通又影響居住者的健康，作者說明，廚房裡的煙囪與爐具必須能夠保持屋裡屋外空氣對流，特別是能夠排出烹煮所產生的油煙，引進室外空氣；作者再三強調，空氣流通是居家空間最需要注意的項目，而缺乏科學知識將導致居家環境的空氣流通不足，並一再以各種圖說，引述科學或醫學方面專家的說法，說明人體心肺功能的運作與空氣流動的基本道理（42-57）；引用並強調科學的知識與論述，使得史托與畢裘的家務指南書寫減除感性的詞彙，而傾向客觀、專業與權威，同時，作

airiti

者不止一次引用其他權威人士的話語，來為自己的論點背書，特別是論及居家通風與身體醫學時，常常大篇幅提出學者的討論，如此的家務指南書寫正好補足居家女性所欠缺的科學知識。同樣地，引介科學化、最新設計的爐子時，作者首先以圖解說明熱傳導的原理，根據此科學原理，推薦最能利用熱因而最省燃料的爐子（58-63），換句話說，當居家女性購買適當的爐子時，其消費之根據也是科學知識。為了將家庭勞務提升為一門專業、知識與學問，作者不斷的強調科學，藉由強調居家所需要的科學知識，取得這項專業的居家女性也就取得了權威，而權威便是《美國女性的家》一書中隱然強調的重點。

此外，廚房，這個看不見的角落，也是現代化展演的場域，學者帕爾（Joy Parr）直言，廚房一直關係著現代設計與科技（660），而在這一方面，女性不僅僅只是現代科技的消費者或使用者，藉由家務指南的書寫，女性參與了現代化歷程，扮演引介、傳播最新發明的角色；以廚房煮菜爐子為例，史托與畢裘在《美國女性的家》第五章中介紹了最新設計的爐子，現代化的設計既能夠節約能源，亦能節省操作者走來走去的時間與勞力（64），一旦居家女性熟稔當代最新設備，便能讓家務擺脫手工與落後的象徵，讓居家日常不再只是慣性的、平凡無奇的生活領域，反而成為現代性出現的場域，廚房成為展演各式各樣現代化發明之處，而非私領域中最幽暗、狹小的角落。

當家務指南文學如《美國女性的家》為居家女性建立一個具有專業、權威的身份認同之時，家務指南文學也促成族群的分界；大致而言，具有專業、權威的居家女性仍以新英格蘭白人女性為主，而其他族裔女性則是需要白人女性教導的僕人角色。《美國女性的家》一書中，再三提起持家女性教導、規訓僕人的方法與原則，顯見僕人的管理是一個重要議題、一項需要琢磨的管理技術，的確，橫跨在僕人與女主人之間的差異，包括理家持家知識上的差異、經濟階級的差異，更重要的還有族裔的差異；《美國女性的家》第二十五章談論僕人的管理時，作者首先提出當代社會的變遷，使得本國年輕女子寧可到店裡、工廠工作，也不願到有錢人家幫傭，不願矮人一截，因此，僕人多半是剛剛來到美國的移民者，特別是來自愛爾蘭與德國的女孩，但未經訓練，常為美國居家生活帶來混亂，以往整齊的廚房不見了，井然有

airiti

序的物品不見了，取代的是女主人與僕人之間的爭執與衝突。對此，作者建議，「善待僕人、耐心教導」等等，然而，另一方面，討論管理僕人這一章所呈現的是，十九世紀陸續湧入美國的移民人口不僅成為社會議題，更進入居家環境與生活中，擾亂了生活的秩序，是持家女性必須克服的不確定性，需要持家女性運用教導、訓練等規訓的技術，如此強調美國人與外來者在理家觀念與實作上的差異，藉此，家務指南的書寫隱約強調了女性在國族意識建構中扮演的規訓角色。

另一方面，《美國女性的家》幾乎不提黑奴存在於白人家庭的事實，無論是畢裘獨自於 1841 年出版的家務指南，或 1869 年與史托共同修改的版本，對於奴隸制度與居家管理的關係僅僅以隻字片語帶過；更具體而言，《美國女性的家》一書出版於美國內戰結束四年後，當時奴隸制度已然取消，而針對奴隸進入新英格蘭、白人的居家生活裡，書中如此描述：「沒錯，某個程度來說，奴隸制度被引進新英格蘭區，但奴隸制度從來不適合這裡的人[……]，許多人出自良心[……]，厭惡野蠻人所做的粗魯、不需技巧的工作，一旦知道受過教育、思考周詳的自由勞動者，做事完善且俐落，沒有人能夠忍受奴隸的笨手笨腳」（228-9）。換句話說，比起移民至美國的外國人而言，奴隸是更糟糕的幫手，幾乎可以說是居家生活的亂源。史托與畢裘對奴隸制度的厭惡與抗拒是可想而知的，但問題是，奴隸制度廢除之前，已有許多黑奴或者獲得自由的黑人進入白人的居家生活場景裡從事日常工作，而史托的小說描述的廚房場景就是最直接例證，即便是廢除奴隸制度之後，許多小說中仍舊常常描繪白人廚房裡善於烹飪的黑人媽媽，對此，家務指南幾乎閃避不談，彷彿，作者藉由書寫家務指南，意圖維持一個穩定且同質的居家，的確，往往家務指南書寫形成一種理想的想像，一如學者唐可維琪（Nicole Tonkovich）在《美國女性的家》之導論中提到，當陌生人、移民者不斷湧入十九世紀美國社會，當外在世界無法一一掌控在居家女人手中時，至少家務指南文學提供一個「穩定支點」、「標準的居家實踐」（xix）。

整體而言，史托與畢裘書寫的家務指南文學，呈現居家、科學知識與現代發明之關連，從而建立一種女性持家的專業技術與規訓權威，居家並非一成不變的、一再重複的、慣性的日常生活，家庭作為一個女人的領域，必須經由女性吸取、累積

airiti

科學與現代化知識、發揮判斷，將空間系統化、物品秩序化，甚至對家庭成員、僕人的進行規訓，家才能成為與公領域抗衡之所在。

結語

綜合觀之，將家庭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與家務指南《美國女性的家》並置，讀者更能夠掌握小說中對於廚房簡短的描述，其中隱含十九世紀家庭小說與家務指南文學在美國文化上的重要意涵，傳統上廚房是邊緣化的角落、女人的場所，但史托與畢裘讓女人的廚房成為一家的核心，女人權威的所在，如同小說所強調的，因為女人有效的管理廚房，廚房才能散發的溫暖與和諧，然而，在這廚房裡，權力位階仍然清楚，居家白人女性掌握廚房的權威，規訓在此工作的僕人，而僕人往往是其他族裔、移民者與黑奴，一旦其他族裔或黑奴的身體無法受到規訓，廚房便難以有效運作；此外，廚房不僅是一家溫暖與秩序之所在，也是十九世紀系統化知識、現代化發明的展示場所，如同《湯姆叔叔的小屋》中，歐菲莉雅要求系統化的廚房安排與現代化的設備，而《美國女性的家》也扮演引介現代化器具的角色，特別強調如何讓雜亂的廚房變成整齊而系統化，使得原本毫無章法、私領域的家務與公領域的工業化、資本主義產生連結，而同時，家務指南的作者們成為此一領域的知識生產者與傳播者，也因此，家務指南成為一種言說，賦予書寫此文類的白人女性書寫權威。同時，探討兩部文本之間相互關連性，我們更加清楚，在十九世紀美國居家政治中，白人女性可以介入、著力之處；具體而言，雖然一般說來，家庭、情感與宗教歸類為私領域，且女性的身份認同往往環繞「女性情操」(cult of womanhood)，彷彿女性被動地接受私領域的角色設定，但顯然本文探討的兩部作品透露出另一種權力協商關係，透過居家管理與規訓、居家知識與專業的建立，女性主體得以增加自主性與行動力，以《美國女性的家》作者之一畢裘為例，雖然終其一生維持單身，並未建立自己的家庭，在居家生活領域中，畢裘似乎欠缺一個合法化的角色，然而在居家管理的專業上，卻擁有極大影響力。當然，另一方面，此一女性主體並非反抗既有的主流價值系統，甚至，家庭小說與家務指南文學闡揚一種

airiti

標準化的居家空間與管理，反而壓抑了其他弱勢族裔，包括黑奴與移民者，這些族裔可能從未擁有、或暫時失去、或等待重新建立自己的居家空間，標準化的居家論述極可能成為馴化（domestication）族裔他者的機制。

airiti

引用書目

Armstrong, Nancy. *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Novel.* Oxford: Oxford UP, 1987. Print.

Beecher, Catharine. *A Treatise on Domestic Economy for the Use of Young Ladies at Home and at School.*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56. Print.

--- and Harriet Beecher Stowe. *The American Woman's Home.* 1869. Ed. Nicole Tonkovich.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2004. Print.

Brodhead, Richard H. "Sparing the Rod: Discipline and Fiction in Antebellum America." *Representations* 21 (1988): 67-96. Print.

Brown, Gillian. *Domestic Individualism: Imagining Self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Berkely, CA: U of California P, 1990. Print.

Child, Lydia Maria. *The American Frugal Housewife.* 1829. NY: Dover, 1999. Print.

Cott, Nancy. *The Bonds of Womanhood: "Woman's Sphere" in New England, 1780-1835.* New Haven, NJ.: Yale UP, 1977. Print.

De Tocqueville, Alexis. *Democracy in America.* Trans. Henry Reeve. New York: Bantam Classic, 2000. Print.

Douglas, Ann. "Introduction: the Art of Controversy." *Uncle Tom's Cabin, or Life Among the Lowly.* New York: Penguin, 1986. 7-34. Print.

---. *The Femin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1998. Print.

Felski, Rita. "The Invention of Everyday Life." *New Formations* 39 (1999/2000): 15-31. Print.

Halttunen, Karen. *Confidence Men and Painted Women: A Study of Middle-class Culture in America, 1830-1870.* New Haven, NJ.: Yale UP, 1983. Print.

Hedrick, Joan D. "Parlor Literature: Harriet Beecher Stowe and the Question of 'Great Women Artists'." *Signs* 17.2 (Winter, 1992): 275-303. *JSTOR.* Web. 13 Apr. 2011.

Kaplan, Amy. "Manifest Domesticity." *Separate Spheres!* Ed. Cathy N. Davidson and Jessamyn Hatcher.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P, 2002. 183-207. Print.

Kerber, Linda K. "The Republican Mother." *Women's America: Refocusing the Past.* Ed. Linda K. Kerber and Jane Sharron De Hart. New York: Oxford UP, 1995. 89-95.

airiti

Print.

Macfarlane, Lisa Watt. "The New England Kitchen Goes Uptown: Domestic Displacements in Harriet Beecher Stowe's New York."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64.2 (June 1991): 272-291. *JSTOR.* Web. 17 Feb. 2011.

Matthews, Glenna. *Just a Housewife: the Rise and Fall of Domesticity in America.*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P, 1987. Print.

McHugh, Kathleen. *American Domesticity: From How-To Manual to Hollywood Melodrama.* New York: Oxford UP, 1999. Print.

Nelson, Dana D. "Women in Public."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Ed. Dale M. Bauer and Philip Gould.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1. 38-68. Print.

Parr, Joy. "Introduction: Modern Kitchen, Good Home, Strong N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43.4 (Oct. 2002): 657-667. *JSTOR.* Web. 17 Feb. 2011.

Romero, Lora. "Domesticity and Fictio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 Ed. Emory Elliott.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1. 110-129. Print.

---. *Home Fronts: Domesticity and Its Critics in the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Durham: Duke UP, 1997. Print.

Sklar, Kathryn Kish. *Catharine Beecher: A Study in American Domesticit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3. Print.

Stowe, Harriet Beecher. *Uncle Tom's Cabin, or Life Among the Lowly.* 1852. New York: Penguin, 1986. Print.

---. *Life of Harriet Beecher Stowe*, *Compiled from Her Letters and Journals by Charles Edward Stowe*. 1890. Honolulu, Hawaii: UP of the Pacific, 2004. Print.

---. *The Key to Uncle Tom's Cabin.* 1853. Print.

Tompkins, Jane. *Sensational Designs: 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 1790-1860.* New York: Oxford UP, 1985. Print.

Tonkovich, Nicole. "Introduction." *The American Woman's Hom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2004. ix-xxxi. Print.